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一回 樊家莊三寇破獲 薛仁貴二次投軍

詩曰：張環謀計冒功勞，仁貴愁心迷路遙。
幸遇樊莊留借宿，三更奮勇賊傾巢。

再說薛仁貴坐於桌上，心中想道：「我酒到不必用了，且吃飯罷。」盛過飯來，一碗兩口，一碗兩口，原是沒碗數。這樣吃法，樊洪海偶意抬頭，看見他吃飯沒有碗數的吃，一籃飯頃刻吃完了，仁貴一頭吃，一頭觀看，見員外在旁看他，不好意思：「我吃得太多，故爾員外看我。」又見員外兩淚交流，在那裡揩眼淚，驚得仁貴連忙把飯碗放下，說：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」

立起身來，就走出位。樊員外說：「噯，客官須用個飽，籃內沒有了飯，叫家人再去拿來。」仁貴說：「多謝員外，卑人吃飽了。」員外又說：「噯，管官，你雖借宿敝莊，飯是一定要吃飽的。老漢方才見你吃相，真是英雄大將。籃把飯，豈夠你飽？你莫不是見我老漢兩眼下淚，故爾住也飯碗麼？客官嚇，你是用飽。我老漢只因有些心事，所以在此心焦，你不要疑忌道我小見，再吃幾籃，家中盡有。」仁貴說：「員外面帶憂容，卻是為什麼事情心焦？不妨說得明白，卑人就好再吃。」員外道：「客官有所未知。老夫今年五十六歲，並無後代，單生一女，年方二十，名喚繡花，聰明無比。若說他女工針指，無般不曉；書畫琴棋，件件皆精。因此我老漢夫妻愛惜猶如珍寶，以為半子有靠。誰想如今出於無奈，白白要把一個女兒送與別人去了。」仁貴說：「員外，卑人看見莊前，張燈掛紅結彩，乃是吉慶之期，說甚令愛白白送與別人，此何意也？」員外說：「噯，客官，就為此事，小女永無見面的了。」仁貴說：「噯，員外，此言差矣！自古說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人家生了女兒，少不得要出嫁的，到對月回門是有見面的，有什麼撇在東洋大海去的道理？」員外說：「客官啊，人家養女自然出嫁，但是客官你才到敝莊借宿，那裡知道其細？這頭親事又非門當戶對，又無媒人說合。」仁貴說：「沒有媒人怎生攀對？到要請問是怎麼樣。」員外道：「客官阿，說也甚奇離。我樊家莊有三十里之遙，有座風火山，那山林十分廣大，山頂上卻被三個強盜占住，霸稱為王，自立關寨旗號。手下嘍囉無數，白晝殺人，黑夜放火，劫掠客商財物。此處一帶地方，家家受累，戶戶遭殃，萬惡無窮。我家小女不知幾時被他露了眼，打書前來，強要我女兒為壓寨夫人，若肯就罷，不肯，要把我們家私抄滅，雞犬殺盡，房屋為灰。所以老漢勉強應承了他，准在今日半夜來娶，故我心焦在此悲淚。客官，你今夜在此借宿，待老漢打掃書房，好好睡在裡邊，半夜內若有響動，你不必出來，不然性命就難保了。」

仁貴聽見員外這番言語，不覺又氣又惱，說：「有這等事！難道稟不得地方官，起兵來剿滅他的麼？」員外搖手道：「客官你那裡知道。這三個強盜，多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若讓那地方官年年起兵來剿，反被這強徒殺得片甲不留。如今憑你皇親國戚，打從風火山經過，截住了一定要買路錢，沒人殺得他過。」

仁貴說：「豈有此理！真正無法無天的了。這強盜憑他銅頭鐵骨，難道罷不了成！有我在，員外不必憂愁，那怕他三頭六臂，等他來，我有本事活擒三寇，剿盡風火山餘黨，掃除地方之害。」員外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！客官你還不知風火山賊寇驍勇利害，就是龍門縣總兵官與人馬來，尚且大敗而走。我看你雖是英雄，到得他那裡，不要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，有害老漢性命，多不能保了。我沒有這個膽子留你，請往別處去借宿罷，休得帶累我們性命。」

仁貴呼然大笑說：「員外放心，卑人若為大將，千軍萬馬，多要殺得他大敗虧輸，豈可怕這三個賊寇？我有這個本事擒他，所以說得出這句話。方才員外不說，我也不知，今既說明，豈容這三個賊寇橫行？我薛仁貴：枉為天下奇男子，不建人間未有功。豈肯負心的麼！總然員外膽小不放心，不肯留我借宿，我也有本事在外守他到來，一個個擒住他便罷。」樊洪海聽他說得有如此膽量，必定是個手段高強的了。便笑容可掬的說道：「客官，你果有這個本事，救得小女之命，老漢深感大恩。倘有差誤，切莫抱怨於我。」仁貴說：「員外，這個自然，何消說得。」樊員外大喜，忙進內房，對院君說了一遍，母女聽見，回悲作喜說：「員外，有這奇事？真正天降救星了。你快去對他說，不要被這些強盜攔到裡邊來，不驚嚇我女兒才好。」員外說：「我曉得的。」慌忙走出廳堂，叫聲：「客官，我家小女膽子極小，不要被強盜進來，嚇壞了便好。」仁貴說：「員外，不妨。只消莊客守住牆門，我一人霸定護莊橋，不容一卒過橋，活捉賊寇就是了。」員外說：「如此極妙的了。」這許多莊客聞了此言，多膽大起來了，十分快活，說道：「若是捉強盜，我們也常常捉個把的，自從在風火山賊寇，不要說捉強盜發抖，就是捉賊也要發抖的了，誰敢去捉？今夜靠了客官的本事捉強盜，我也膽壯的了。弟兄們，我們大家端正傢伙器械槍刀要緊！」這班莊客大家分頭去整備。薛仁貴說：「員外，府上可有什麼好兵器麼？」員外尚未回言，莊客連忙說：「有，我這裡有一條槍在這邊，待我去拿來。」仁貴接在手中一看，乃是一條常用的槍，心中到也笑起來。說：「這條槍有什麼？乾沒用的！」莊漢說：「客官，你不要看輕了這條槍，那毛賊的性命不知傷了多少，是我防身的，怎麼說沒乾的！」仁貴托在手中，略略捲得一卷，豁喇一聲，響折為兩段。員外說：「果然好氣力！」又有一個莊客說：「客官，我有一把大刀在家裡，但柄上有鐵包，搨一搨火星直冒，重得很，所以不動，留在家裡，待我們去扛來。」仁貴說：「快快去拿來。」

那莊漢去了一回，抬來放在廳上。仁貴一隻手拿起來，往頭上摸得一摸，齊這龍吞口鑲邊內裂斷了跌下來，刀口卷轉。說：「拿出來多是沒用的！」莊漢把舌頭伸伸，叫聲：「員外，這樣兵器還是沒乾，拿來折斷了，如今沒有再好似它的了。」員外說：「這便怎樣處？」仁貴說：「兵器一定要的，若然沒有，叫我怎樣迎敵得他住？」又有一個莊漢說道：「員外，不如柴房內拿這條戟罷。」員外說：「柴房裡有什麼戟？」莊客道：「就為正梁柱子的。」

員外說：「你這個人有點呆的，這條戟當初八個人還抬不動，叫這位客官哪裡拿得起？」仁貴道：「怎麼樣一條戟？待我去看看。」員外說：「你要看它也無益，拿它不動的。這條戟有名望的，曾聞戰國時淮陰侯標下樊噲用的，有二百斤重，你怎生動得？」仁貴哈哈大笑說：「若果是樊噲留得古戟，方是我薛仁貴的器械也！快些領我去看來。」員外與莊漢領了仁貴同進柴房，說：「喏，客官，這一條就是。」仁貴抬眼一看，只見此條戟戟尖插在地下泥裡不見的，惟有戟桿子抬住正梁，有茶杯粗細，長有一丈四尺，通是鐵鑄的了。說：「員外，要擒三個賊寇，如非用這戟。」洪海說：「只怕動不得。」

仁貴說：「就是再重些，我也拿得起的。莊客，你們擡正柱子過來，待我托起正梁，換它出來。」莊客便拿過一根柱子，仁貴左手把正梁托起，右手把方天戟搖動，搖鬆了拔將起來，放在地下。莊漢把柱子湊將上去，仁貴放下正梁，果然原端不動換出了。拿起方天戟來，使這麼兩個盤頭，說：「員外，這條也不輕不重，卻到正好。」這幾個莊客說：「阿唷，要拿二百斤兵器的，自然這些刀槍多沒用的了。」一齊走到廳堂上，仁貴把戟磨得鏗亮，員外大排酒筵，在書房用過。

到黃昏時候，員外同了莊漢躲在後花園牆上探聽。仁貴拿了戟，坐在廳上等。這頭二十名莊客，多滿身繫縛停當，也有三尺鐵鋼，也有拿掛刀的，也有用扁擔的，守在門首等候。

到了半夜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遠遠鼓樂喧天。大家說道：「風火山起馬了，我們齊心為主。」只見見影影一派人馬來了，前面號燈無數，亮子火把高燒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多明盔亮甲，刀槍劍戟，馬震如雷，數千嘍囉，圍護簇護下來了。眾莊客見了，大家發抖說：「快進去報與客人知道！」連忙走將進來，叫一聲：「客人，強盜起兵來了，快出去！」仁貴立起身，往外就走。跨出牆門，莊漢說：「須要小心，那邊人馬無數，我們多是沒用的，只靠得你一個本事，小心為主。」仁貴說：「不妨。」走出去立在護莊橋上，把戟托定，抬眼一看，說：「噯唷！」只見嘍囉簇擁，刀光射眼，掛彎弓如秋月，插鐵箭似狼牙，馬嘶叫，蛇鑽不過；盔甲響，鴉鳥不飛，果然好一副強盜勢頭。原覺利害。漸漸相近，仁貴大喝道：「呔！來的這班嘍囉，可是風火山上綠林草寇麼？俺薛仁貴在此，還不下馬，改邪歸正過來，待要怎麼樣！」

要講這強盜，大大王名喚李慶紅，二大王姜興霸，三大王姜興本，卻是同胞兄弟。這晚三大王守住山寨不下來，只有二大王姜興霸保了大大王李慶紅下山娶親。這大大王李慶紅怎生打扮？

頭上戴一頂二龍朝翅黃金盔，身上穿一件二龍戲水絳黃袍，外罩鎖子紅銅甲，坐下胭脂黑點馬。

這二大王姜興霸怎生打扮？

頭上戴一頂烏金開口吹多盔，身穿大紅繡花錦雲袍，外罩繡鏈青銅鎧，坐下豹荔烏驢馬。

他二人一路行來，忽聽得這一聲喊叫，二人不覺到吃一驚，抬頭望一望，只見橋上立一個穿白用戟小將，不覺大怒，說：「送死的來了，我們衝上前去！」二位大王催一步馬，各把槍刀一舉，喝聲：「啣！你這該死狗才，豈不聞我風火山大王利害麼？今日乃孤家吉期，擅敢攔阻護莊橋上送死麼！」

仁貴聞言亦大怒，喝道：「呔！我把你這兩個狗頭，該死的毛賊！我薛仁貴若不在此，由你白晝殺人，黑夜放火，無法無天。今日俺既在此，那怕你銅頭鐵頸，擅敢強娶人家閨女，今日觸犯我英雄性氣，憤憤不平，你敢上橋來？有本事，來一個殺一個，還要到風火山剿戮你的巢穴，踹你們的山寨，削為平地，一則救了樊繡花小姐，二則與地方上萬民除害！」二位大王聞了此言，心中火氣直冒頂梁，大怒說：「噲，反了，反了！孤家霸在風火山十有餘年，官兵尚不能徵討，你不知何處來的毛賊，一介無名小卒，擅誇大口，分明活不耐煩了，快來祭我大王爺的刀頭罷。」把馬一催，手提笏板刀，一起叫聲：「小賊，領我一大砍刀！」望著仁貴，劈頂樑上剃下來。仁貴見刀頭砍下來，就把手裡這一柄方天戟，往這把刀上噶啣的這一按，李慶紅喊聲：「不好！」

手中震得一震，在馬上七八晃，馬衝過來，被仁貴右手拿戟，左手就把李大王夾背上這一把，慶紅喊聲：「不好！」要把身偏一偏，來不及了，被仁貴伸過拿雲手，挽住勒甲縵，輕輕不費力提過馬鞍橋，說一聲：「過來罷！」

好像小雞一般，舉起手中，回轉頭來說道：「莊漢們，快將索子來將他綁了。」

就往橋坡下這一丟，那些莊漢大家趕過來要綁，不想被李大王扒起身來，喝道：「那個敢動手！」到往牆門首跑過來。嚇得那些莊漢連忙退後，手內兵器多拿不起了，叫道：「客官，不好了，這個強盜反趕到牆門首來了。」仁貴回頭說：「你們有器械在手，打他倒來，拿住了。」莊漢說：「強盜利害，我們拿不住。」那仁貴只得走落橋下。那邊姜大王把馬一催，說：「你敢拿我王兄，孤來取你之命也！」衝過護莊橋來。這仁貴先趕到李大王跟前說：「你還不好好受縛？」胸膛這一掌，李慶紅要招架，那裡招架得住？一個仰面朝天，跌倒塵埃。仁貴就一腳踹定說：「如今這強盜立不起的，你們放大著膽子過來綁。」那些莊漢心裡才要過來綁，見姜大王挺槍追來，又不敢走上前，只掙定牆門首發抖。誰想姜興霸趕得到仁貴身旁，他已把李慶紅踹住地下了。那番姜大王大怒，說：「我敢把我王兄踏倒，照槍罷。」颯的一槍，直望面門上挑進來，仁貴把方天戟望槍尖上噶啣這一卷，鉤牢了槍上這一塊無情鐵，用力一拔，姜大王說：「阿呀，不好！」在馬上那裡坐得牢？哄嚨一個翻斤鬥，跌下馬來。仁貴就一把提在手中，說：「莊漢們，快來綁了。」

這些莊漢才敢走過來，把繩索綁了二人。那橋下這些嘍囉，嚇得魂不附體說：「我們逃命罷！」大家走散去報三大王了。

仁貴與莊漢推了兩個強盜到牆門首裡邊，樊員外夫妻大悅，說：「恩人阿，如今怎麼樣一個處死他？」仁貴說：「且慢，你們把這兩個一齊捆在廳上，待我到風火山剿滅山寨，一法拿了那一個來，一同處治。」員外說：「須要小心。」仁貴說：「不妨。」單身獨一望風火山而來。我且慢表。

單講那山寨中這位三大王姜興本，他身高有九尺，平頂一雙銅鈴眼，兩道黑濃眉，大鼻大耳，一蓬青發，坐在聚義廳上暗想：「二位王兄去到莊上取親，為什麼還不見回來？」一邊在此想，忽有嘍囉飛報進來說：「報三大王，不好了！」姜興本便問：「怎麼樣？」嘍囉說：「大大王、二大王到樊家莊去娶親，被一個穿白袍、用方天戟的小將活擒去了。」三大王大怒道：「噯，有這等事！帶馬抬槍過來。」嘍囉一聲答應：「噯！」就抬槍牽馬過來。那三大王跨上雕鞍，手提丈八蛇矛，帶領了嘍囉，豁辣辣衝下山來。才走得二三里，只見這些嘍囉說：「三大王，喏，喏，那邊這個穿白的就是了。」

三大王抬頭一看，連忙縱馬搖槍上前喝道：「啣！該死的毛賊，你敢擒孤家的二位王兄麼？好好前去送了上山，饒你之命，如有半句支吾，孤家槍法利害，要刺你個前心透後背哩。」仁貴一看，但見那姜興本：頭上戴一頂黃金開口虎頭盔，身穿一件大紅繡龍蟒，外罩柳葉烏金甲，手舉一條射苗槍，坐下白毫黑點五花馬。

他衝上前來，仁貴大喝：「呔！我把你這綠林草寇，今日俺與地方上萬民除害，故來擒你，還自不思好好伏在馬前受綁，反口出大言麼！」姜興本大怒說：「休要誇口，過來照我的槍罷。」颯這一槍，望著仁貴兜咽喉刺將過來。

仁貴就把方天戟啣啣響鼻在一邊，也只得一個回合，擒了過來。正是：饒君兄弟威名重，那及將軍獨逞雄。